

赋美食以灵魂

——读散文集王晖《箸代笔》



赵宗彪 / 文

食物是生存的必需品,美食则未必。四十年前,解决温饱是第一要务,美食是生活中的奢侈品。这二十年来,随着人们物质产品的丰富,有关饮食的读物次第出现。首先登场的,是文字的菜谱,后来图文并茂,再后来以图片为主,精美的食品大图让人垂涎欲滴。近十年

来,注意生活品质的人越来越多,有关美食的书开始畅销。尽管这方面,电视与视频更胜一筹,但文字的力量依然汹涌而至,势不可挡,美食书频频占居畅销书榜单。

以我的阅读所见,美食书大体可分三类,一是说明书式。将此菜名称、用料、做法一一罗列,再加上自己或抄来的赞叹,然后善意提醒,今生不吃此物,则往来人世间一遭矣。二是旅行导游式,除了介绍美食本身,还有真真假假的历史掌故,当地风光,如有古诗文,更好,加上不可求证的溢美之词,然后告诉你,要吃正宗的,须去某某城某某店。此类书最多,写者也多是资深吃货,确实见多识广。三是文化学者式。此等人士,本非专写美食,但平时注意生活品质,对世间美好事物,处处留心,遇有美食,则记之述之。天长日久,再结集成册。虽无体系,却让人读后口舌生津,回味无穷。如何赋美食以灵魂?唯文化而已。如梁实秋、汪曾祺的美食作品,如王晖的《箸代笔》。

《箸代笔》是王晖美食作品的合编。作者乃报社总编,执笔为文,

是其本分。这八十多篇千字文,即其平时感于心、发于情时所写,如山泉涓涓之出高山大岳,渐成细流,遇松则绕而过,见石则奔而下,淙淙蜿蜒,自然而然,无唐突拥挤之状。文章万种,最妙是自然。作者本是杂文名家、文化学者,信笔所至,皆成文章。如《无为板鸭》,一文最后:“晚上回到合肥,斩切一块板鸭,装满一大碟,就着讨来的蘸汁,佐饭,但真切感觉没有中午才出锅的那板鸭味道醇厚。最不堪的是,剩下的板鸭,连着吃了数餐,味道是一顿不如一顿,始信农家所言的‘出锅饭最香’”。娓娓道来,如春燕掠过西湖水面,轻盈而无意,却回味无穷。能让美食文章成为审美对象,这才是高明之笔。

读美食之书,除了希望知道美食本身之外,更多的是为了知道美食背后的文化、美食以外的故事。作者学识丰富,见识广博,常常举一而反三,融学识修养于美食文章之中,让人如入山阴古道,目不暇接。如《解事豺》一文,知识点密集,行云流水式的一篇短文,历史掌故覆盖唐代、清代、现代与当代,

一文越千年,博古而通今,其内容完全可以作一堂讲座,可谓举重若轻。读完之后,又不禁会心一笑,领悟古今一体,人虽不同而情景实同。“呵,通过这次接待,捞得实惠的大、小‘解事豺’定然不少”。如此知人而论世,要言不烦,让人作会心一笑之后,又掩卷深思。

文章之美,不外乎思想、知识与趣味。三者而论,唯有趣味最难,而《箸代笔》一书,妙趣横生,尤其是文章结尾,特别精彩。如《上楼下楼》结尾:“面对此情此景,真不知该说‘蟹之味鲜,魅若大焉’,还是应该说‘人之差别,判若云泥’”。如《怒江美人》结尾:“只听说‘红颜薄命’,孰料‘白颜’命运竟也同样不堪。”如《好吃得让人惭愧》结尾:“哦,此刻,我真高兴,高兴得让人惭愧。”古文云,好文须俱“虎头、猪肚、豹尾”三者,如此结尾,不正是豹尾吗?

这样的书,不一口气读完,怎叫人罢休?

我将《箸代笔》一口气读完了,又写下了上述的感想。只想告诉你,此书值得大家欣赏。

台州话

张嘴搭“板板”样个

程和平 / 文

台州方言椒江话有句俗语,“张嘴搭板板样个”,指人爱说话,常常叽叽呱呱,说个不停。你看到这句话时,肯定会说,这“板板”俩字写错了,应该是“八八”。你说得很对,“八八”是八哥的别称。

八哥,学名鸚鵡,也叫鸚哥,能模仿人说话,台州人通常称“八八”。宋人笔记《负喧杂录》中说,“南唐李主讳煜,改鸚鵡为‘八哥’,亦曰‘八八儿’”。这大概就是台州方言“八八”的出处。“八八儿”,北京话念儿化韵 bā bar,“儿”字不单独念,跟儿歌里“花儿笑,鸟儿叫”的“儿”不同。

对应儿化韵,台州方言有自己的一套办法,就是变调。对于入声字来说,椒江话的变调有两种情形,一是,变调+鼻韵尾 ng,如“小叔儿”,读音跟“小宋”相近。另一种是,变调+拉长音,如“八八儿”,说成“八板”。后来,有人发觉把“八板”第一个“八”字的音也拉长,说起来更方便,听上去更好听,于是很多人“黄岩斜”,都按着“板板”来说了。我把标题写作“板板”,就是想直接从读者入手。

是拉长音,还是加 ng,当然不是由着你性子来的,必须要满足各自的条件。讲这些条件,会有些枯燥。实践出真知,我还是给你举个例子,你先自己琢磨着。

拿数字一到十做例子。我先把数字全部写出来,你按照小时候学数数时的架势,从头到尾用方言念一遍: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这当中,一、六、七、八、十,读音短促,是入声字。要是知道了怎样的调算是入声,很多读音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轻松搞定。

读完数字后,现在来背诵一下从前父母亲教过你的十二生肖歌,我抄录在下面,你也可以照着念。如果你有不同版本,也可以选择你喜欢的版本。“老一(印)细,老二好力气,老三名头大,老四边山哈,老五(只变调)爬上天,老六(笕)倒路边,老七(庆)吃皇粮,老八(板)本姓羊,老九(只变调)獬豸形,老十(绳)叫天明,十一吃弗饱,十二供神道。”看看括号里的注音或提示,你应该会发现,这些数字,跟你刚才一板一眼读的已经有所不同,大多都被变调了。

实践之后,我们再来找规律。台州方言入声字的变调方式,原本只

坐观故乡云水地

——读江维中诗集《视觉》有感



陈伟华 / 文

春暖花开,静坐书房一隅,捧读我市诗人江维中的新书《视觉》,对我而言,就像开启一场心灵之旅。《视觉》是江维中的一本抒情诗集。抒情是江维中写作的一大亮点。他的诗歌有书法的韵味,更有

画的典美。这或许是因为他是位书法家的缘故。从他的作品中,我们可以领略到他的生活范围、写作背景、精神出处,以及想象的边界。

这本新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,共收诗125首,分为三辑。海岛、渔火、礁石、讨海人、鱼货市场……穿梭于现实与虚幻之间,诗人触景生情,情因景生,互相映衬,最终达到了情与景相融合的境界。

第一辑诗人用细腻的笔触,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美妙的世界,使得人与海岛、人与海洋,巧妙地融合在一起。

“关于海浪,我想起山谷/想起幽深里的松枝/一只鹰的俯冲,涟漪围绕岩壁滚动/想起草原,一堆堆洁白的音符在空中舞蹈的鞭声/云鱼一般的掠过/想起你的呼吸,胸腔起伏/草席间冒出的欲望/儿构建了母亲的沙滩/百年躺进瞬间的城堡……”在《关于海浪》这首诗里,诗人以独特的视角,去观察和诠释海浪,从中发现它更多的美。并通过意象的组合,表达出海浪的深邃,使诗歌具有极强的穿透力。

显然,在一些“海洋诗”中,诗

人设置的“我”“你”以及“我们”,构成了深层戏剧化的对话关系。元素、物象、细节、场景,不仅成为情感、经验、记忆、生存和命运的精神共同体,还成为共情的文化空间。

《看海》这首诗,虽然写得安然恬淡,但掩盖不住里面浓稠的情感。说看海,还不如说是对于年轻时的回味。海的味道,在一碗面,一碗汤里。“橙色的,湿湿的感觉”,那是年轻时的味道。走在叠屋之间,看夕阳爬上岸堤,渔火相拥,不知不觉,便勾起了对往事的回想,以及对流逝光阴的珍惜。

第二辑收入了江维中“在路上”的一些诗作,紧扣“游历山水”这个主题展开。其代表作《谷雨》,属于一首怀乡诗。每一个诗人都有他的乡愁,而江维中则把自己的乡愁,与故乡的雨水联系在一起。“一场雨,落在成都,落在成都的郊外”,这让他想到了故乡的雨水,一提起,便觉得那雨水,正穿过衣衫,绵绵不绝,不得释怀。这首诗,如同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,用笔之处,尽是满满的诗情。

诗集第三辑,更多是面向向时间、精神,以及自我内化的一种审视。诗歌的自辨意识、认知趋向,以及精神慰藉功能,不知不觉被激活。诗作《午后》,从哲学角度,对人生产生思考。诗人捕捉对时间的感怀和喧嚣之后的孤独,以及心中的另外一个世界。该诗不仅平实且富有张力,有着深度的思考空间。

至于《星空下》这首诗,场景的铺设和呈现,表达得不动声色。全诗不着一个“我”,又是我之所见:山脊的一片云,归鸟,寺庙的钟声、灯笼、将睡的村庄、月光。“拉扯”“晃曳”“碾压”等动词的运用,准确而传神。要说前两节是描画铺设,那么第三节便是诗境的延展。那广袤的星空下,仿佛有不绝于耳的驼铃。这一笔联想,使这首诗的意境,得到了另一种升华。

中国作协《诗刊》社副主编霍俊明如许评价道:“对于诗人江维中而言,面对一切熟悉或陌生的事物——比如面对故乡和异地风景——都是面向自我和词语的过程。诗人面对的,不只是‘地方’,而是整个世界。”

临海自古多风雅

——读《风物中国志·临海》



杨君斌 / 文

在临海市“多宝鱼”形状的地图上,鱼头向西,鱼尾往东,真正临海的区域只是鱼尾的小小一块。整个鱼身部分,与大海有些远。倒是穿过城区的那条灵江,缓缓注入东海。近年来,临海已成顶流城市,人们从八方涌来,摩肩接踵地挤进街巷,时常占据各家传媒的头条。这般的高人气,缘由总是多样的,府城虹吸的情景让人长思,但绝少是“海景”的成分。在临海,好想知道它前世今生的风雅韵事。

《风物中国志·临海》就是一本深入认识临海的好书,它是由《中国国家地理》发起的文化传播书籍,按照地、道、风、物的体例,对所推介城市从自然环境、人文历史、文化民俗、民俗传承、特色物产、主题旅游等方面进行解读。临海,地处东部沿海,地势西高东低,城内火山遗迹遍布,高处成山峰,低洼为沟壑。自唐高祖改郡为州,在临海设置台州,直至1994年台州撤地设市,市政府驻椒江区,临海为台州府城1300多年。临海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,有“台州千年府,满街文化人”之誉。

临海的风雅,是从“江南长城”开始的。接续千年的老城墙被誉为八达岭长城的“师范”和“蓝本”。在定为州治后,选址灵江至北固山区域营建城墙,灵江成了天然护城河,北固山就是天险,享尽地利,据险而守,这是台州府城的肇始。五代吴越国纳土归宋,拆除城墙,北宋中叶江水泛滥,海潮倒灌,台州府城遭受灭顶之灾,朝廷下令重筑城墙。1071年,府城区域又作了调整,东面城墙内退。这次变动奠定了台州府城的界址和基本轮廓,历经元明清不曾变化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为打开城市发展空间拆除了东面城墙,其余三面城墙得到完整

保留。今天,巍然蜿蜒的台州府城墙,在省内是独一份的存在。临海的城墙,从过往历史看,不只是战争屏障,更是民生工程,发挥了防洪抗灾的作用,是市民安居乐业的保证。城墙的存在,成就了临海拥有江南地区保存完好的千年府城。

临海的风雅,走一遍紫阳街就怦然心动。这条三五米宽,一千多米长、南北走向的老街是一条中轴线,生发出50多条街巷。穿行于唐代留存坊市制的老建筑丛中,眼前不时出现真武坊、奉仙坊、迎仙坊、清河坊、永靖坊等坊名,悠然古朴的坊巷间生活着两三万当地市民。这些承载着城池遗制的缩影,其相对封闭的居住形式在后世慢慢转向开放,赓续着古城的脉络,使临海区别于当下以明清建筑为题材的古街古建。

临海是个有味道城市,紫阳街上的烟火气透露出市井生活的真实。一百多种美食集聚其间,小吃也是它的一张名片。海苔饼等糕点是吃货们留恋,蛋清羊尾、羊脚蹄等特色小吃唇齿留香。姜汁炖蛋、姜汤面、核桃姜汤、姜糖、姜在临海的饮食风光无限。面食也别具一格,垂面、糕水馒头、麦油脂、麦饼是当地人的最爱。长长的食谱清

单里有着丰富的选择,游客们赏美景、体民俗、品佳饌。

临海的风雅,还来自诗路宋韵和在地艺术。作为唐诗之路的精华段,从唐初任职临海县丞的骆宾王到陈子昂,从李白到孟浩然,从白居易到韩愈……400多位迁客骚人到过台州,与这片土地结下了情缘。他们或寄情台州山水,或访亲访友,一路吟唱一路高歌,给台州留下了厚实文化遗存。临海更是与宋韵不可切割,府城界址在宋代定型,东湖在宋代挖成,街巷规制在宋代成形,南宋时台州可算是京畿之地。2022年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获评国家级5A旅游区后,宋韵·诗路文化体验馆、东湖宋韵夜游、梅浦窑宋韵生活艺术馆让人可看可听、可互动可感受。

临海正努力打造起高辨识度的府城文化IP。在这里,你不经意间会遇上“戚家军”巡城、鸳鸯阵表演等活动,或者遇上车灯戏、词调弹唱、黄沙狮子、缩山拳等非遗表演;抑或遇上话剧、脱口秀、艺术展等新兴文化活活动。今年初,临海“台州府城”被《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100强》评为全国第八、浙江第一,随着城市影响力、美誉度、品牌价值升值,临海真正实现了古今交融、风雅无限。

说小说

浅谈《老实人》的阅读落差及时代意义

卢江良 / 文

我们在阅读世界名著的时候,往往会这样的情景:一部被公认为经典的小说,读罢掩卷沉思感觉不过尔尔。此类情况,在笔者的阅读经历中,可以说并不罕见——有的可能是认知的局限,有的可能是欣赏的差异,还有的可能由于小说时代的变迁。譬如,笔者前段时间阅读的伏尔泰的小说《老实人》,就属于最后一类。

笔者在阅读《老实人》之前,其声誉早已如雷贯耳。然而,读完之后,并没有收获想象中的那种“惊喜”,反而感觉与预期的落差较大。《老实人》讲述的故事,在笔者读过的小说中,可谓屡见不鲜,无非讲了主人公甘迪德(男爵妹妹的私生子),因爱上表妹(男爵女儿),被男爵逐出家门,从此踏上惊险奇特的旅途故事。

不过,整个小说写得荒诞不经,并不幽默风趣,具有一定的可读性,不至于味同嚼蜡。在主人公的那次漫长旅途中,尽管作者用紧凑的节奏,安排了大量形形色色的天灾人祸,让他去亲历、见证、思索、成长,由此摒弃盲目乐观主义,变得中庸实际。但这一切,在笔者看来,似乎并不高明、很难与那类“经典佳作”挂起钩来。

那么,是《老实人》的历代评论者对它的评价产生了偏差,还是笔者的认知有局限或者欣赏存在差异?细想之后,窃以为均不归属于上述因素,问题出在时代的变迁上。事实上,《老实人》是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的产物,而笔者所

有一种,就是添加鼻韵尾 ng。比如“老一细”,“一”读作“一 ng”,“老六倒路边”,“六”读作“六 ng”。但有一类读音,加不了 ng。比如,普通话“安 an”“三 san”“连 lian”“圆 yuan”等以 an 结尾的字,到椒江话里,尾音 n 都被掐掉了,因为方言的读音系统里不存在 a+n 这样的组合。同样,跟这类字读音相近的入声字,也不能加 ng 尾。以“安”字为例,“安”读得短促些,就成了“鸭(跟压同音)”。由于“安”不带鼻音,因此,“鸭”变调后也不可能加鼻音(除非元音也改了)。加不了鼻音,就拉长音,二者必居其一。如“老八本姓羊”,“老八”拉长音,变成“老板”。同样道理,你在喊你们办公室的同事“小叶”时,这“叶”字也不加 ng。

但有一个注意事项不要忽略,这种变调是出现在词尾的。比如,“鸭蛋”的“鸭”不变调,“养鸡养鸭”的“鸭”可变调。古诗文里的“鸭”字通常也不变调,如,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。哪怕在句尾也不变,如南宋台州人徐似道的诗,“夜泊红楼市,朝餐黑笠家。浅溪才泛鸭,疏树不藏鸦。”(《缙道中》)。

拉长音和加鼻音都是入声字的专利。非入声字,不需要加鼻音,也不需要再拉长音(本来就是长音),光变个调就行。如“三”和“小三”,“张”和“小张(自带的鼻音)”“蛮”和“蛮蛮(闹着玩)”。

利用变调的特点,可以为考本字作贡献。比如,我们通常说的“念佛诵经”,“念佛”指念诵佛的名号,如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“诵经”指念诵佛教经文,如《法华经》《金刚经》。“念佛”,椒江话叫“念八佛”,三门话叫“念板佛”。通过前面的介绍,我们已经知道,“八”和“板”是短音和长音的关系,“八”拖长了音就是“板”,“板”的读音缩短了就是“八”,两个读音很容易相互偏移。因此,我们可以初步认定,“八”和“板”是一回事,本字应该是同一个字。然后,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可知,佛教有“东方八佛”之说,而“板佛”不可解。因此“念八佛”是本字,“念板佛”属记音,确定了本字后,“八佛珠”“起八佛头”等写法也都可以得到落实。

话讲得有点多,不知道有没有给你整明白。纵然是“张嘴搭八八样个”,也要解决问题才行。你说呢?

处的是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,这中间已整整相距了两个半世纪,以如今的目光回望往昔,难免会显得陈旧落后。

不光是《老实人》,在阅读其他世界名著时,笔者也时常会出现这种心理落差,特别是创作时代久远的作品,无论文本创新性,还是故事新鲜感,甚至于思想先进性,总会随着时光流逝而打些折扣。这如同十九世纪中期发明的碳化竹丝灯,终究无法跟二十世纪末改良的白光LED灯相媲美,但并不影响它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所作的贡献。

纵观十八世纪中期的法国,贵族和教会占据了统治地位,普通民众生活在贫困和压迫之中。当时推行的蒙昧主义,更是迫害了思想进步者。在那种时代背景下,作者在《老实人》中虚构了一个理想社会,还让主人公认识到“地球满目疮痍,到处是灾祸”,并在结尾喊出“要紧的还是种我们的田地”,无异于“肩住黑暗的闸门,在铁屋中呐喊”。

难怪乎,《老实人》的作者伏尔泰,作为新思想的传播者,被称为“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泰斗”,并被后人誉为“法兰西思想之王”“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”“欧洲的良心”等。而这部创作于1759年的哲理性讽刺小说,则被公认为是“伏尔泰在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特权,追求自由平等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斗争中创作的不朽作品”。